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校注卷二

宋 鮑彪 原注
元 吳師道 補正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正曰東周當從舊居卷首說見前 大事記云東周惠公班東政洛陽采邑在鞏 漢志說非餘見前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子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鞏號東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謚又紀西周武公赧王則謚也葢以避秦不敢稱尊楚記頃襄十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赧王臣也而徐注以為惠公之子球矣惠公之子自為東周君豈為

西周用邪兩周西先亡至秦莊襄元年俱滅正曰東周止有惠公名著策有文君他無見徐廣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皇極經世東周惠公卒子傑嗣二書不同則其世系亦難明矣凡策所書君得皆為惠公時事邪赧王非謚武公鮑引宋忠說誤為二人前索隱謂謚法無赧赧赧然慚愧故以為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自若不聞其為秦貶損也王赧使武公徐廣謂即西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為東周惠公實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既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為一人可乎東西周雖分治王猶在上為東周君敬奉王命而王使之又何不可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曰

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顔率至齊謂齊王閔正曰大事記云姚氏考春秋後語周顯王齊宣王也今附載於顯王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之前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畫其心思補曰姚云畫字劉曾集作畫計與秦計猶謀不若歸之大國謂齊夫存危國周有秦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猶重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補曰一本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即後田臣思凡陳田皆齊公族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顔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解免之顔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

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問其路所從出禮遂上有徑洫上有涂）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猶言假涂）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故孟子稱梁有臺池之樂）沙（元作少）少（補曰少當作沙）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葉也補曰姚云後語作章華之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瓿耳壺昆吾圜器瓿甂也補曰一本醯壺此文敘次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並喻其輕疾灕然止於齊者集韻灕滲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輓引也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士一人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者正曰左傳注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又百人為卒徒衆也此士卒師徒亦大槩言之耳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所已備者稱此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補曰姚本已作以正曰稱此者彼此均等猶史言他物稱是謂士衆費械具備輓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

也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實不與也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補曰洪氏邁云策首載此以為奇謀此特兒童之見爾疑必無是事而好事者飾之愚按左氏嘗載楚子問鼎事當時爭欲得鼎以見其強不可以為無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赧王七年也補曰大事記云今河南府福昌縣城東南北三面峭絕天險黽池二殽皆在境內蓋控扼之地此據甘茂傳文年表拔宜陽在次年宜陽之役五月而不拔凡涉兩歲也通鑑大事記皆於赧七年書伐八年書拔景翠救韓在八年

周君謂周冣曰

補曰一本趙累大事記引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補曰茂一作戊後多有說文史作戊古字通羇旅也集韻羇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得留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楚御戰而勝則無加焉

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益援宜陽而有秦之私故云補曰秦策馮章許楚漢中楚懼而不進所説有秦私者竊謂此策上既言秦之必拔翠之不勝則死而又曰不如背秦援宜陽意殊不類恐此勝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或作拔勸之避秦兵待秦既拔然後進兵乘其敝當秦懼之韓德之而交得賂以為利下文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果字可見又秦策楚畔秦而合於韓句意似與此同然彼指翠未救時言之爾其後韓楚雖合楚不為韓氏與秦戰固已懼之矣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乘謂因而攻之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屬濟陰寃句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

寶於韓而德東周德恩之也補曰爲寡爲己之爲去聲餘如字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褏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與擧反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賂之紀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爲己援齊明人疑楚兩見楚策正曰無明徵注例以國姓者皆其國人齊明謂豈不可爲齊人邪故大事記止云當時之辯士也

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入不急

則已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
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督使疾戰我謂東周西周寶出是我
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為謂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流正曰不下專指河水
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
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
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
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

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望於上則仰補曰為去聲仰疑向反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鹿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為東游說而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正曰據此策則西人可以制周必不疑於其說蘇子公為反覆以得金豈顧其復奪哉大事記云其微如此其所爭又如此可不哀哉然則又何足深辨也

昭獻在陽翟屬潁川補曰韓策楚昭獻相韓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獻會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此言疇昔之事陳向葉皆仕周而位在相下令向公之魏楚韓

之遇也（亦其王遇）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言必君自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黶（韓史疑即厭補曰黶正義云烏減於點二反）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韓公族）曰秦敢絕塞（絕橫渡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鄰國往來）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周發使）使之楚秦必疑（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楚故秦疑其圖已）不信周是韓不伐也（不受秦伐）

又謂秦王武曰韓強補曰強巨兩反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紀八年彪謂戰國之士設心措辭無不出於詐若此者君子之所怒也下章次之正曰鮑意導周故謂行詐免難所可惡與前注為伍得章失同

楚攻雍氏此亦赧之十五年也周粻秦韓粻食米也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正曰詩傳糧也音張楚王懷怒周周君患之或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勁強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之故恐彼前得罪而

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元作秦秦曰君不如令王君謂蘇子王周君也此時與赧俱王其稱公後避秦也正曰尤繆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周地故必怒稱故者特為之怒蘇子怒最合於齊怒最而反其所合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也補曰劉辰翁云吏字當作更平聲君若欲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前與與游辭耳故為為周最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補曰最欲合趙魏而蘇秦欲合齊厲為最故言若不廢最之事則君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補曰赫一本作郝）將以觀秦之應趙宋（絕句）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于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為所敗也赧十八年正曰哀當作襄下同十八當作十七年表文大事記從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即三國）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秦也）則賣宋於三國（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本非宋人補曰一本則賣趙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韓襄魏哀）曰欲秦趙之相賣乎（此賣猶欺）何不合周最兼相（使韓魏皆相之）視之不可離（視示同二國同相最可見其交之固補曰離去聲）則秦趙必

相責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袁正曰襃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不利正曰難畏阻意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勁趙以兵使之強趙不敢戰難先戰恐秦不已收也遂其勁之之意先合於齊秦趙爭齊齊固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正曰秦欲伐齊趙欲合齊故云爭齊而王無人焉無主其事於齊者不可王不去周最最時在魏欲之齊故此士為之言使得去合與收齊與即謂齊齊魏之與國而以兵急之元作之急急之以兵則非合矣之急則伐齊無因事矣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有此有彼曰因猶言無他事矣齊敗魏馬陵宜為魏仇因此言合與

蓋其國形宜相依也正曰而以兵伐齊句因猶依也言今不合與收齊而以秦兵之急則伐齊下章秦欲合魏伐齊可見是無可依之事矣

謂周最曰魏王哀正曰昭以國與先生以德蓋尊稱之也與謂相之正曰孟子注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貴欲薛公猶田文故主齊閔王也最嘗仕齊故稱之然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正曰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謂魏王薛公可見文激於祝弗呂禮之故勸秦伐齊故主上恐缺一字姦言文猶背齊以起下文最不與伐齊之意大事記赧王二十九年魏以田文為相謂其去齊相魏在齊滅宋之前史在滅宋之後而公獨修虛信最本善齊固不背齊然今相魏魏有以秦伐齊之形猶為虛信

信謂親之為茂行茂盛美也明羣臣明猶示也臣魏臣據故主據仗持也猶言為之此言最在魏示羣臣以為齊王不欺之此所謂茂行正曰修虛信為茂行句明羣臣據故主句不與伐齊與去音正曰與如字許也産以怨強秦産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猶生此節目也遠秦不伐齊故秦怨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最之智略足以全齊而有變萬一有傷齊者臣請為救之此則非虛信矣無變王遂伐之伐秦且臣為齊奴也為去音言其為之如奴事主如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猶誤也交謂齊魏不可此言非人之情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猶患正曰按魏策周最入

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正與此章相首尾所謂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語又與此合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者最自許其足以全齊有變為秦伐齊齊急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臣為齊奴以下以為魏言之為齊奴為齊奴隸也交指秦也累連及也不可以最故使魏惡於秦王使最得入齊為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疑於魏是魏不為齊所累也補曰為王為救之為去聲餘如字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人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為一金正曰正義云秦以一鎰為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

國語同趙岐注云二十兩鬲閒

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譴謫問也周之祭地

為祟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周人正曰楚策云楚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

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以求援不可勝

賂故宜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

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覺覺則羣驚而去矣必

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

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人多則多費也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或且為大人者此指犨也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於周顯王時也自顯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正曰按齊策田忌亡齊之楚鄒忌代相恐其以楚權復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忌出奔實宣王時宣王二年忌有馬陵之戰其奔必後此史以為威王時者誤說見齊策楚策五國伐秦魏欲和杜赫云云在楚懷王十一年當慎靚王三年大事記據韓世家注赧王三年書楚景翠圍韓雍氏自宣王二年至赧王三年為三十年自慎靚王三年至此為七年則犨之與赫何不相及之有

三國隘秦赧十八年注具前隘謂隔絕之正曰八當作七補曰策隘阸字通此當乙革反周令

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監於三國留其行不進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作謂王聽東方之處聽偵候之東三國也處其所為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下衍重周二字重周以取秦也秦重相則周重矣齊重故有周齊重天下重之也故猶舊也有言善之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為天下重已善秦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正曰有謂取已也取謂得於彼也齊為重國故能取有周而周已取之矣今復取秦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補曰凡輕重字自然重者上聲重之者去聲此章輕重齊重重國之重上聲餘去聲

宮元作昌下同此書作宮不一昌正曰昌當依本文他亡西周以罪去國曰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委以告之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元作且雎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故後唐且史作雎裴駰亦曰唐雎以華顏悟秦也此西人下同正曰且當依本文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昌他為反間書以遺之曰告宮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亟急也事久且泄自令身死事泄露則死而不亟來自取之也正曰本文明白注少久字似不必因使人告東周之候偵候之吏揚雄曰西北一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與

書東周立殺宮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畫之以籌昭翦曰何也曰補此字正曰古書多如此不必補西周甚憎東周嘗元作嘗嘗補曰當作常古通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集韻宣揚也以惡元作西周二字西周補曰字有訛未詳之於王也王楚懷王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此翦自計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遽和東周彪謂周衰君臣唯貪利而畏禍故一切趨避變亂於游說之口而無有特

操翦之慮死如此其能復固其所守乎

周最謂呂禮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九年復歸秦其相齊在薛公歸薛後見孟嘗傳益赧二十一年後也正曰呂皆齊人此類無據當缺晉有呂錡呂相本魏氏不必呂尚後也注奔魏據秦紀按穰侯傳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大事記從之歸秦據秦紀及穰侯傳按秦紀下接齊破宋之文年表破宋在秦昭二十一年則紀誤矣按呂禮相齊孟嘗君遺穰侯書勸秦伐齊而禮亡事當在齊滅宋前大事記書於赧王二十九年之首即秦昭二十年則禮自奔齊至去齊首尾九年然鮮題亦據紀為說謂後六年來歸則未改也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可使之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作處處正曰前後章有此字義當同矣

子因令下衍周字周最居魏以共之與齊俱事秦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田文曰周最於齊王厚也閔王而逐之補曰史秦王將呂禮相齊欲用蘇代代乃謂云云　史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策文省而勝祝弗史作親弗索隱謂策得之一本況弗聽祝弗齊人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二字齊合上章所謂以齊事秦正曰注據補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爾下章齊合亦然一本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與猶如也言二國合則齊所重無如禮者正曰史親弗與呂禮重矣言二國合則二人重策齊合弗與禮重矣言齊與秦合則二人重於齊視史語簡而勝上文秦字省尤可見有下衍周字周補曰史作用

齊秦有之正曰有用齊者言二子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亦與
趙攻秦以秦魏能左右之曰以以猶使正曰從史以下有和字是急北兵讀秦魏句是時秦怒齊齊
趙交惡秦欲合魏前章魏貴合秦以攻齊趙難與齊戰下章齊合則趙恐伐可見皆一時事也秦趙魏合為攻
齊也故云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也趨即趣促也謂不如急北方之兵從隨之應秦魏而相與以攻齊也魏策
周最入齊秦讓魏魏謂秦曰大國欲急兵則趨趙而已趨即趨也此語正同雖時有後先而事理不異循戰國周策
最入齊知在後史載此策在文謝病歸薛後文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文乃勸秦伐齊呂禮亡其後齊滅宋文乃
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犧侯之兵哉召秦伐齊必文已去齊而史失之也此策云收周最反齊王則亦文奔魏之後召
秦兵之前乎收周最以為後行齊初逐最欲取秦合也今攻秦收最用之可圖後舉行猶

舉正曰當從史無為字後作厚行下孟反最本厚於齊今齊逐之故收最以厚其行上文厚字同義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合今與趙攻之信反也正曰齊用禮以合秦取信今反之使不合也又禁天下之率率猶從也謂從齊補曰率史作變索隱云齊秦合則弗禮用用則輕孟嘗二說皆通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果猶決也走去音趨之也言不趨齊正曰史齊無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謂齊無秦合而秦趙魏合則天下之兵集於齊祝弗必走言弗而不及禮者齊聽弗而相禮弗走禮不待言矣齊王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孟嘗傳有正曰此章參之史可以互正如弗乃祝弗名尤易知而注乃釋以他說其誤甚矣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

者欲深取秦也補曰深取之深恐因下文衍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秦得齊則益强故能得天下得天下則亦不能存齊夫秦補正曰說見上此下云急兵以示秦則無秦字尤明矣齊合則趙恐伐之秦伐故急兵以示秦趙兵攻齊秦以趙攻攻齊與之齊伐趙之趙猶其實同理以趙攻齊則得齊趙齊伐趙亦得趙故其理同必不處矣處猶據也秦不據齊理同而獨不據齊齊無兵而趙已出兵故也正曰注難通處義未詳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理在受兵於趙正曰言天下必將歸秦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使得見補曰見賢遍反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已也傷猶毀此即枝工師籍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辨

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聽用好毀人鹿謂工師籍非端人也德義不愆何恤人之言

周文君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耶不然則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訓亦稱周昭文君此後書訓皆鴻烈也免下衍士王字士補曰疑衍姚云曾集本去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亦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誹謗也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見襄十一年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親執扑以行築者是也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

元作七七市女閭七百閭里中門也為門為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正曰宮中為女市女閭凡七百也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益三取女也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人皆毀之仲非樂於毀也其意欲掩蓋桓公耳一說仲欲掩公之非寧自毀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彪謂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遂見譽者於弒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補曰漢高帝繫治蕭何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云云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故衆庶成強言師籍之得衆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卒相倉也

温人之周温時為西邑綦母恢請之也正曰西周得温圓耳周不納並東周客即對曰主人也矯稱東人補曰姚云一本周不内問曰客耶對曰云云韓非子文同問其巷補曰韓非子作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詩普徧率循也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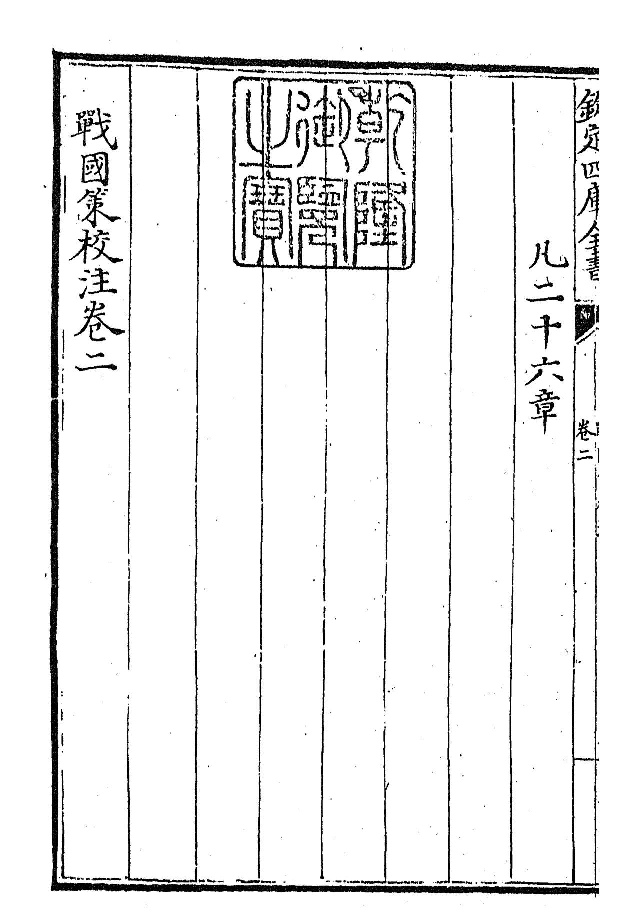
或為周最謂金投叅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

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已正曰無考而又知趙之難子不敢遠投齊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齊下衍韓字韓補曰疑衍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為墟墟虛字同大丘也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屬上黨並韓地趙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趙得取其邊地公東收寶於秦佐秦故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啓邊之國故也徐為之東為猶謀也東謂齊則有合矣齊合趙也始時趙與齊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最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負猶失也其失在此正曰負恃也令

字疑合戰勝勝齊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疆理之使無多割割謂出地而聽天下之戰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正曰此秦制齊之命不勝國大傷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不勝則秦必咎趙能無傷乎正曰趙恃合於秦以與齊戰不勝則國大傷而聽命於秦矣不得不聽秦趙聽也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魏地後為秦郡西土元作止止正曰上西字姚本引錢一作而秦之有已秦之所難者齊也已收齊則韓魏不守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以大傷故亦見制覆元作復復補曰覆通國且身危覆如覆器然國趙也身謂投是何計之道也言非計此策最為齊使趙拒秦也

石行秦周人正曰無考一本石作右右行秦官也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衞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為之此葢起也正曰無考曰欲決霸主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備謹侍之謂周君曰行秦謂之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爭於秦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既謹侍之則爭必得矣補曰王應麟云周赧王卒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係秦朱子以為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解題云自赧王降周統已絕東周雖未亡特邾莒附庸之類目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之後亦不以東周係統者其意亦不異綱目之成在乾道壬辰而淳熈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校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校注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戰國策校注卷三

宋 鮑彪 原注

元 吴師道 補正

秦 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屬焉

孝公 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正曰注意專以此為重今考其外謬不合者各見本章

衛鞅 衛之庶孽公子姓公孫氏亡魏入秦 鞅事魏相公叔痤為庶子見魏策正曰此據史愚謂公孫衛之公孫也庶孽公子也非益因為中庶子而生此文 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

厲弘農補曰盧藏用後語註今商州上洛之地又見後章注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極公平無私罰不諱强大諱猶避也强宗大族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為惠王黥劓其傅墨漬其顙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强革甲也以革為札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猶深也刻金木者有深而已特以强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蒞臨也集韻上臨下商君告歸懼誅歸商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

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身今秦婦人嬰兒集韻女曰嬰男曰兒補曰釋名人始生曰嬰嬰胸前也投之胸前乳養故曰嬰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補曰更平聲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時自商欲歸魏不得故還秦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無念之者

惠文君孝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二年甲申也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王後人追書耳

蘇秦始將連橫文穎曰關東為從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正曰高注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大事記取之説秦惠王曰大王之

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並屬益州北有胡貉胡樓煩林胡之類集韻貉似狐代馬之用代幽州郡南有巫山在南郡巫補曰正義云夔州巫山縣黔中之限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耳故言限秦昭三十年始定為黔中郡後為武靈郡見後志補曰大事記今黔辰施元等州正曰高注皆有塞險故謂之限東有殽函之固始皇紀注殽二殽函函關也在弘農補曰左傳殽有二陵杜注在澠池縣西函見周策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士之能奮擊者沃野千里沃言其肥潤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便於攻守此所謂天府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天下之雄國也物之雄者強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騎士之便馬者

兵法之教教猶習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進效功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法令也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難故大臣勞今先生儼然矜莊貌不遠千里而庭教之教之於廣庭願以異日異猶他也侯成順然後承教以此知為惠王初補曰史時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未詳黄帝伐涿鹿屬上谷而禽蚩尤九黎氏之後事見史堯

伐驩兜書止言放之豈嘗伐之而不服邪正曰書放驩兜又堯伐驩兜禹伐共工見荀子此游士之辭下言五帝三王不能坐而致地故以戰續之此不過欲售其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後放此舜伐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正曰事見書不必泛引禹伐共工伐乃流之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士道之為惡武王伐紂齊桓任戰任猶用也作內政寄軍令是也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轂輻所湊也相擊而馳言其衆補曰轂擊說見齊策言語相結約親也補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態替濁躅玉反聊留服蒲北反信新兵濤浣反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文謂辨也飭飾同諸侯亂惑

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集韻條件也）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策簡也大事書之稠多也言有司文書多閱者昏亂正曰稠多濁亂也）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集韻聊賴也）明言章理（文章法理正曰章亦明也謂明著之言章顯之理下句文辭謂辯之文者三語文勢同）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奇也補曰偉一作偽）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游說也正曰明言者教令辯言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辯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之士）綴甲厲兵（集韻厲嚴也正曰厲即礪）效勝於戰場（效致其功

也夫徒處而致利徒猶空也言無所為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杖劍戟謂持戟戟有支矛撞手擣也正曰杖持執也直亮反戟有支兵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强於內論戰故獨言義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集韻凌侵尚也當從人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臣諸侯言敵國又言諸侯則侯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今之嗣主時君皆繼世者也忽於至道皆惛於教惛不明也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

沉於辯沉猶溺溺於辭溺謂為所冒沒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貂鼠屬大而黃黑出丁零國

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資貨也去秦而歸羸縢方言擔齊楚陳宋曰攍通作贏縢緘也正曰一本贏縢是纍夷纏纍字通用倫追反易贏其角贏其瓶孔穎達云揭纍纏繞也詩邪幅在下注如今行縢即位所謂復也注說下與履蹻不倫而擔橐又已言矣履蹻屐也正曰史虞卿躡蹻注草履也蹻與屩通負書擔囊高注橐囊也然則此字元作橐從此說則上縢字當從巾囊也

橐無底囊有底正曰一本作橐高注橐囊通言形容枯槁面目黧犂補曰古字黧犂通借黑集韻黧黑黃色正曰黧黑色集韻誤見魏策狀有愧元作歸今從高注歸補曰當作愧姚

氏亦云色歸至家妻不下紝（機縷也不下言自若）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喟太息也）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篋藏也）得太公陰符之謀（漢志有陰符經正曰陰符經恐非此所指索隱云陰符是太公兵法）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猶擇練湅帛也取其熟揣量摩研也游說之術或量其情或研切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錐鈹也鍼之類）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

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補曰高注闕塞名也見説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見説見而説也華高麗也抵掌而談集韻抵側擊也趙王大説封為武安君補曰武安趙邑正義云潞州武安縣受相印革車百乘兵車也錦繡千純集韻匹端曰純正曰高注純束也徒溫切白璧百雙補曰璧玉環也色白好曰璧黄金萬鎰一鎰二十四兩補曰鎰説見前以隨其後約從散横以抑强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正曰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決言用之不疑策謀也不費斗粮未煩一兵未戰

一士未絶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勝）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內（廊東西序廟以尊先祖人君之居謂之岩廊廟堂尊嚴之稱正曰文穎云廊殿下外屋顔師古云堂下周廂又岩廊高屋也愚按此言宮與廟也廟堂字見徐樂梅福傳劉向九歎王逸注人君為政舉事告宗廟議於明堂今人稱宰相為廟堂蓋誤）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蘇秦隆盛之時）黄金萬鎰（元從水）溢（補曰此書溢鎰通）為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正曰車騎之盛）炫熿於道（光耀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以草偃為喻也）使趙大重（為從主諸侯尊之）且夫蘇秦特窮巷掘

門鑿垣為門補曰掘即窟古字通齊策掘穴窮巷鄒陽書伏死掘穴楚策亦有桑户棬樞之士耳樞門牝也棬木為之如棬棬屈木盂也伏軾車前横木撙銜集韻撙挫也盖猶頓銜勒也横歴天下歴過也猶横行也庭説諸侯之主猶庭教云杜左右之口杜猶塞天下莫之伉集韻匹也正曰姚云錢劉作抗當也一本天下莫之能伉伉抗古字通將説楚王咸路過洛陽漢為河南郡父母聞之清宫除道清洒埽張樂設飲張施也郊迎三十里迎於郊妻側目而視不敢正視側耳而聽嫂虵行匍伏虵不直行伏音匐匍匐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集韻跪小拜也既拜復膝地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倨不遜也嫂曰

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譙周曰秦字季子正曰司馬貞曰此嫂呼小叔為季子未必字也

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盍可以忽乎哉忽輕也此策史畧同合從在趙肅侯十六年此四年鮑謂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在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嫂婦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徒耳惡睹所謂大丈夫之事哉正曰按史秦出游數歲困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笑之於是得周書陰符讀之以出揣摩乃求說周顯王弗信至秦說惠王弗用乃之趙奉陽君弗說之去就燕文侯資之至趙奉陽君死乃說肅侯合從說楚後還過洛陽顯王除道郊勞與策小異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之號曰蘇秦欺寡人欺詐也言以虛辭恐之

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東山補曰當作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負猶恃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之棲雞所宿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喻諭同告也告諸侯以不可一之意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敗城邑曰墮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稱國家之美正曰能美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魏人仕秦惠五年為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起以昭二十九年為武安君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矣所稱武安子起謬也正曰起號武安君此云武安子必别一人上既言武安子起而

下止言武安子益起字屬下文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
名不一且張儀死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
相及補曰使諸侯
之使去聲餘如字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威王卒魏因喪取我陘山魏襄六年伐
楚敗之陘山在此前九年正曰徐廣云召陵有陘亭密
縣有陘山正義云括地志云在鄭州新鄭縣西南大事
記取鮑氏所引召陵韓策引正義又謂楚北有汾陘之
塞即此皆一地也愚恐汾字有誤因韓陘城汾旁訛也
說見彼條從通鑑在惠後六年高注作惠）魏許秦以上洛（屬弘農）以絕秦於

楚（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荊州郡非修武所謂）秦責賂於魏（責求
也）魏不與管淺（秦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懷）曰魏許

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襄正曰惠]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猶會]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會得地楚之惠也補曰一本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之往也言將以厚幣往結楚好]魏弱若不出地[補曰劉辰翁云多弱字即若愚謂以弱句義亦善]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揚顯言之]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襄正曰惠]遇於境[此下脫簡有秦]

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

補曰按鮑所謂楚策元在韓曰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

且以善齊而絕楚爭楚景鯉之秦與魏遇楚王

怒恐秦以楚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罷鯉云云

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補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上即高注秦令周最解說者姚本楚怒秦令最謂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不如別本明白

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加好於魏正曰敝邑秦自稱謂鯉與秦魏遇此以為善蓋二國之遇將以善齊而絕齊於楚而楚使在焉故齊疑之而不與合也

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罷景鯉而德周秦齊魏讎也好魏故齊

不合齊楚敵也齊不合故楚詭正曰以齊楚交善章考之其失可見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下衍使景二字使景補曰姚云一本無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之也言使楚以地贖鯉如之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下衍不字不補曰疑衍與不如景鯉者元作留補曰姚云留魯劉作者是是便計也使猶利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權事勢也天下所輕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

令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補曰二字古通用後策陳軫云又何重孤國即此文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秦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補曰來使之使去聲吏平聲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魏子夏老於西河之上是也補曰蓋主冀之西而言正義云同華等州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自取河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車豈喪

地七百里時入秦邪補曰正義云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以與魏犀首公孫衍也陰晋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補曰按年表陰晋人犀首為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摎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為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説又見衛策戰勝威王楚魏兵罷敝罷疲同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魏襄五年入秦河西地此前八年也儀時為客卿魏七年納上郡此前十年也儀時為相正曰惠後五年補曰此章稱楚威王威王在位凡十一年攻魏事史無見年表十一年魏敗我陘山因喪來伐是歲秦取魏皮氏明年入上郡于秦而西河濱洛之地盡皆楚威死後也陘山前一年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豈是時楚魏已搆兵乎

田華之為陳軫二皆齊姓補曰一本田莘姚同説秦惠王曰臣恐王之

如郭君郭虢同屬扶風正曰路史云北虢仲後也在大陽今陝州西南虢仲之封在岐東遷日北之上陽為南虢東虢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滎陽按此策所指者北虢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憚難之也僑郭大夫荀息晉大夫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壞其事舌指諫臣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閔二年奔晉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屬河東大陽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補曰汲冢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毀也注云所以毀敵也修文御覽引周書作美男破產美女破車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左氏不言其地因而

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時亦未王謂其欲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因其有自王之志故稱之曰王者楚知横門君之善用兵下衍用兵二字補曰姚云錢劉本無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按儀初遊楚楚相笞之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無驕之之事今云然因其自楚來間之耳來必惡是二人惡言其惡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

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之間今遂不加善秦而善軫言楚善之補曰一本今楚不如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

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猶許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孝己愛其親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己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補曰尸子云孝己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溥枕之高下也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伍子胥楚人平王殺其父奢胥奔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求委國為臣妾夫差將許之胥諫不聽後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越太宰嚭讒之賜劍以死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售賣去之也者良僕妾也良善也出婦嫁鄉曲者曲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良婦也吾

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軫傳有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自楚來也且為輸楚張本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隱者補曰情實也輸寫也輸寫以告之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約纏束之正曰高注具也蓋約束戒令之策多有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

之也補曰一本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其所籌度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此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正曰故之楚之之往也之楚與否之之語助也下同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誂相呼誘也補曰後語作挑徒了反長者詈之詈罵也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時不久也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誂者對也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應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詈人也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誠有此則今之楚楚必不欲也補曰許我詈之云云後漢馮衍傳有今

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補補曰國下當有情字輸楚楚元作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之亦猶於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元作孰孰補曰孰熟通說文生熟字本但作孰熟後人加火以別之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

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補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駮異也彪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絶倫離羣者也正曰秦為無道魯仲連不肯帝秦子順義不入彼誠豪傑之士已軫往來其間其居秦也又與張儀爭寵鄙哉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辯給不詭於正猶為彼善於此耳補曰大事記顯王四十一年秦陳軫奔楚解題引策文自賣僕妾以下正歸乎云軫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張儀而軫奔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

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謁事情謁白也情猶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焫亦燒也言火其國以得其地補曰焫即爇中國為有事於秦事皆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之事義渠君曰謹聞令令猶命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也義渠君致羣臣而謀致之使至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

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張儀傳未有此策帛作伯地缺平原傳注河内成臯有李城豈秦兵與諸國遇於此而見敗邪正曰正義云懐州温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按趙救邯鄲時同戰死封其弟為李侯意者因此號李城事在後且此云李帛必非秦既攻五國不勝而走秦兵不應至懐是時諸國連匈奴秦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義渠之襲必次於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遇時也補曰按史犀首相魏張儀去犀首聞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云云且五國伐秦事在惠文後七年次年魏因儀請成於秦乃復相秦則此時儀未為秦相也儀自惠文後三年出相魏至今在魏衍不相則儀必不去也故大事記謂伐秦之役儀在魏陰為秦用而又謂衍與義渠語在相魏之後蓋亦不能無疑豈儀去魏之秦犀首知其必相而害之歟又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

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為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畧不書歟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歟脩魚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之則紀誠有誤也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補曰轘胡貫反轅緱氏之口高紀注轘轅緱氏險道屬河南補曰瓚云轘轅險道在緱氏東南索隱云緱氏以山為名當屯留之道屬上黨補曰正義云屯當潞州縣道即太行羊腸阪魏絕南陽秦使之絕楚臨南鄭亦河南郡秦攻新城宜陽新城

屬河南補曰左傳僖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也大事記白起係韓新城引正義云在洛州伊闕縣又秦韓會新城云兩周間地名注引正義云許州襄城縣古新城縣也按芊戎華陽君又號新城君則華陽在密者此策以宜陽並言地必連近當是伊闕爾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誅討也補曰周主謂二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挾天子以令天下號令指麾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補曰一本名作兵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

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顧還視也故為反義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務趣也正曰務專力也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三者於國如人之有資貨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正曰左傳隱元年繕甲兵注治也訓切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

海言四方之物蜀無有之故蘇秦於巴蜀漢中獨曰利補曰一本西海新序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得國實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刼天子刼脅止也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不義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正曰史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新序同按下文云此臣所謂危是也今無矣言雖以欲字句而危字自為句亦奇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也齊補曰齊字恐衍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并並也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解免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不虞傷敗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屬猶附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儀傳有在前十年前而表在後九年謂前年議伐後年取之而取之書十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補曰秦紀與表合　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議不同故紀表並言錯定蜀而茂傳之言如此何也水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華陽國志云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為聞喜此時屬秦與上取皮氏卒同義其

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言并則幣非一物正曰并合也臣請試之不自必之辭張儀南見楚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大猶過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唯辭也傳稱往相楚是也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衍亦字亦補曰疑衍無大齊王閔唯儀之所補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秦重也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

事猶聽從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楚紀注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於在於中故名弘農內縣是也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失楚援故齊弱則必為王役元作沒補曰姚本作役矣役言為楚役使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楚因絕齊得報曲沃之役楚之惠也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畢猶盡陳軫後見時去秦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

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絶是楚孤也無援故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絶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絶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儀必背約受欺於張儀王必悔之悔猶恨是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集韻彌止也通作弭以待吾事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

其死秦宜哉　楚王使人絶齊使者未來來還也　又重絶之張儀反絶句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　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絶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絶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為廣直為從　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窶之稱言不能多與　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補曰高注初王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　王曰可矣軫曰伐秦

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聞於時者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雖亡所賂足以相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言無所喪補曰高注事一云齊手字是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元作固補曰史作國姚注曾本固作國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豈能用屈原哉遂舉兵伐秦補曰史云使屈匄將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屬京兆正曰高注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集韻僅劣也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懷十六年有此十一年也補曰張儀商於之

敗雖豎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為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將懼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所料也哉　洪邁云賂秦攻齊策尤乖謬不義齊本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說謬矣　子為為臣之為使者使齊之使並去聲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補曰講當從媾讀說見前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有舊補曰高注軫元仕於秦寡人不佞佞高才也不能親國事也躬親治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軫傳言韓魏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

可以忠為子主計（主懷王）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楚王先病吳人）故使人問之（楚王使問）曰（使者還王問之）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吳）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注家說有為又則又亦有也此言有以知之正曰劉辰翁云又知猶安知愚謂終鈌安字按姚本作不知是）誠思則將吳吟（作吳人呻吟）今軫將為王吳吟（言不忘秦）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館豎子）有兩虎爭（元作諍下同）

諍（補曰字與爭通下同）人而鬬管莊子將刺之（傳管作下刺有傷也補曰索隱引策作館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猶暴）人者甘

餌以餅餌喻之今兩虎爭諍人而鬭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一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今詳秦王言為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也今軫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為主也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覆逆言不順於理正曰覆謂反覆逆謂逆料覆逆即下文一二逆即下文本末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主發矢喻事之要也先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一二言反覆計之集韻悖亂也聽無失

本末者難惑軫傳有無計聽下補曰蒯通説韓信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　軫為楚媾於秦而勸秦收齊楚之徼豈所以忠為主哉或疑史作韓魏者是考秦惠時唯十三年韓舉趙護帥師與魏戰敗績去楚絶齊時遠甚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甚明竊意楚已遣人解齊軫之媾秦欲其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於辭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正曰李讎據高注此無據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赧王五年辛亥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相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謂敗而死傷多張子不反秦謂秦以喪兵誅之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懼秦疑其厚魏張子不去秦去猶捨也儀雖為魏猶有得秦之心張子必高子高貴重也高之者欲茂以秦資之正曰劉辰翁云不去秦萬一不行救魏也亦必高茂之誼高茂之忠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害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貴重之因令楚王懷為之請相於秦請於秦使相之張子謂秦王曰

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結兩國之交今身在楚疾之身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聞疾之言蓋誣之也曰王楚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補曰為然之為如字餘去聲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取楚漢中請秦王曰補曰請當有是謂字有漢中蠹蠹木中蟲也言為國害種樹不處者言非其所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得之必有禍今元作本正曰自有漢至傷本有殺舛疑

當云種樹不處則傷本家有不宜之財者人必害之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言不然天下有變謂害於秦王割漢中以和楚補曰一本王割漢中以為和楚姚注一無為字此作以楚和敍次也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畔猶背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為補魏補曰姚云曾錢本此下有文字謂魏冉曰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傳言其用事武王時此時冉欲如楚魏恐其合也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山東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辛疑韓人張張儀毋澤疑齊人正曰此章多難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覲張儀與澤

又不云毋澤當闕說魏王哀正曰襄薛公田嬰公叔也曰臣戰與楚戰載主契國主木主軍行載之禱且告爲契言以國為約以與王約王魏王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下衍十六字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補曰此十六字姚云一本無夫楚王懷之以其國依冊也而事臣之主事征伐也臣辛張陽主韓魏齊也此三人之辭非說冊者故名冊此臣之所甚患也此下乃說者之辭今公東而因言於楚公謂冊東東之楚也因與楚好言是令張儀之言爲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之此禹善謨令儀言楚依冊而冊果與

楚合是儀之謀倖於禹也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是儀之說必欲敗冊合楚之事公不如反公國謂秦德楚但施恩惠而不之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其於冊如何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因宣言之所以信於三國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衍字也也補曰恐衍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者冊為之請而得則儀重冊儀時相魏為儀請亦所以為魏魏亦重冊也補曰為公之為去聲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正曰鮑本高注史渤海郡鄭人姓秦氏名越人徐廣云鄭當為鄚正義云又家於盧號盧醫按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少齊越人今史無少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未缺也越人似非

名字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欲去其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砭也所以砭彈癰腫正曰此亦本高注石針曰砭所以刺病投棄擲也曰補補曰姚云劉本有曰字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此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十年矣正曰簡子在晉昭頃定公時周景王敬王之世也秦武王元年當赧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闚窺同小視也

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鎬京也正曰三川宜陽説見周策大事記蓋控扼之地故秦武云云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乎史作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外族輔行輔猶副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補曰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故曰事成盡以為子功大事記云壽武王所親幸故茂以誘之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鯀竊息壤以堙洪水時則訓於中央言息壤堙洪水之州而柳子厚言永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此秦地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屬修武積之久矣二縣

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久矣正曰大事記云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魏惠後十年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今王倍數險倍背同行數千里補曰一本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并猶兼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屬漢中補曰大事記云本庸國今房州竹山縣漢中要地也天下不以衍為字為補曰姚氏云錢劉本無此字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云一名中山亭補曰見中山

策

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補曰衍史並作奭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挾韓而議媒孽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元作侈侈之怨也朋公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侈朋侈字近故誤史並作侈然韓策言公仲侈又言韓侈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侈也正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侈大事記韓又有韓明韓侈馮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訛故也且當各存舊文辯見各條

昔者曾子處費魯邑屬東海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族姓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

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機之持緯者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母疑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疑之於王不適三人適啻同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言在中也爭之

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在三年茂傳有宜陽之役役猶戍役正曰役事也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使楚說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詐為逐之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王彪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正曰戰國變詐多此類豈暇慮後邪懷王親受商於之欺而

猶不悟昏於貪故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進軍而卒不上卒士也上猶前秦之右將有尉軍尉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法治士必大困甘茂曰我羇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釣喻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摧也補曰衍史作奭下章同而公仲元作中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正曰一本作無茂是盖字訛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示必死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補曰一本鼓之

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如攻國然）而外與韓朋（元作侈）侈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不得事權）秦衆盡（謂死傷多）怨之深矣（使茂久攻二人持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變背約也楚時助韓兵在）

韓(後正曰言其後有變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正曰聲言與韓而不遺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秦人正曰無據)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元作卬)卬(補曰大事記引作市者是)甘茂也(顯與茂爭國者見惠王策抑按也正曰按惠王策李雎云云顯乃張儀雎無與茂爭國事)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策補曰鮑既改從秦策令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楊徙卬作市注亦異大事記所取鮑氏云顯得止用顯亦

今韓策注文高注此章無作健字者豈別本有之而鮑又重見於此乎　宜陽之役策公孫衍史並作公孫奭又有公孫顯公孫郝公孫赫其云挾韓而議云善韓皆任秦而黨韓者大事記謂郝顯奭郝奭在秦為一人愚謂赫即郝也然其事亦多與衍類又恐衍即顯之訛也今且當各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辭屈也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補曰者字疑衍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韻需音儒韋柔滑貌補曰需即懦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因可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立請間之間暇隙也因暇與語將置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相也聞之於道補曰姚注劉本無道而二字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知之蓋樗里疾道穴聽之矣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逐逐衍也曰告人足矣必不告已正曰姚本有之字補曰告人之云機更深險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盖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使為秦相為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詸元作怵怵補曰策詸怵字通於楚詸誘也若怵則驚耳而不使魏制和制謂主之楚必曰以鬻魏之秦鬻魏鬻賣也如賣友云言告魏言始約而終背之魏補補曰恐缺一魏字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絶句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楚割地與秦時地未入故言寄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

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正曰歛約也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大施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言不以交楚為意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詩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范吉射中行寅晉兩卿圍晉陽屬太原故許唐國補曰大事記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改龍山曰晉陽而以晉陽為太原縣卒為三家笑趙魏

韓也事見韓策晉出公十七年正曰大事記晉出公十七年晉荀瑤與韓趙魏氏分范中行之地反攻出公奔齊道死晉哀公四年趙約韓魏攻荀瑤滅之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故越國揚州郡亦山名事見哀元年勝齊於艾陵杜注齊地哀十一年補曰正義云艾山在兖州傳縣南為黃池之遇陳留外黃溝縣有黃溝又魏內黃注吳會諸侯于黃池今黃溝是哀十三年正曰哀十三年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按外黃小黃封丘皆屬陳留外黃有黃溝故指為黃池而內黃隸相者亦有黃溝水經注所謂河水決通濮濟黃溝者也相與封丘殊遂當以杜注為正路史同杜注無禮於宋並哀十三年吳欲伐宋殺其大夫因其婦人遂為元作與與補曰當作為一本死於垂遂勾踐禽死二十二年梁君惠王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

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魏記惠王二年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二十八年中山君為相不見齊楚及朝天子事正曰年表二十九年〉後子死〈太子申也三十年齊敗魏馬陵虜申〉身布冠〈以喪禮自居也〉而拘於秦〈拘猶制正曰高注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于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雍擁同言據有之〉徙兩周之疆〈侵遍之〉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河東陽注陽侯國〉取黃棘〈秦紀楚紀懷王與昭王盟于黃棘皆不地正曰正義云蓋在房襄二州〉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言善其後正曰尾終也即上文能終之說〉則

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濟水在溫西北此言中國鮑正曰濟水出絳州垣曲縣王屋山伏流至孟州濟源縣出二源合流至溫入河出河南溢而為滎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入于海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逸詩言行九十里適足為五十里耳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依猶據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強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衍王字王補曰姚本無此字四國之兵敵秦楚韓魏也韓魏雖弱以得援故與之敵而

未能復戰也敵故不敢輕戰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外言四國不以為意權言能輕重四國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韓得之正曰下文楚先得齊可知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以銷金喻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為天下笑矣彪謂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正曰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今策云伯王之業五伯不足六孟子而有是言歟驕者必敗亦論之常其言先得齊宋以下是乃量事勢計較強弱不過以力服人而已豈可與孟子同日語哉補曰曰江之當大之為去聲夫上處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人秦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者多忤人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補曰當曰中期悍人也有錯文

昭襄王武王母弟元年赧王九年乙卯

甘茂亡秦茂傳昭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也代傳侍燕太子質於齊將適秦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女在室者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遣之使去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

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恒常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茂事惠武昭三王自殽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集韻贄與摯通握持也言多持物往遺之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

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鬼谷注在陽城補曰按史谿鬼槐谷並作鬼谷故前則徐注在陽城後則劉伯莊云在關內雲陽皆不明按姚引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作鬼谷大非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爾不為茂游說也正曰代以此言激秦王與之上卿以相迎之使齊亦重茂豈非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迎之於齊補曰姚注錢作以相印迎之甘茂辭不往蘇子元作秦秦補曰姚氏云一作代按史同僞為補曰僞為二字疑是為謂蓋上卿之事誠有何得言僞為一本作謂齊補補曰姚氏云一作僞為齊閔王王閔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

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猶入命之命茂傳有補曰列女傳齊女徐吾與鄰婦合燭夜績辭亦相類史通謂游士假設之辭遞以名字加之者

獻則楚人為芉戎游說者謂公孫消秦人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伐戰伐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后不善公也芉元作辛下同辛補曰當作芉下同戎者太后之所親也穰侯傳后同父弟芉戎為華陽君凡芉皆楚人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為昭王初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為周相楚必便之矣戎雖以罪去楚楚既與秦

共資之必為楚用故楚利之是辛（羋）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九年也正曰哀當作襄秦王謂樓緩趙人見穰侯傳此九年相秦而免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大河之東非地名補曰講媾通說見前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元作勉補曰策免勉通姚本正作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王何不召公子他元作池下同此書多作他池正曰池即他且當從本文而問焉王召公子他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

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補曰大事記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猶之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同平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斷也猶必）卒使公子他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補此二字補曰宜復有三國二字）之兵乃退（緩時相秦對以池之言豈為侵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用彼相矣補曰緩之不自言池以兩悔言皆指其主之術也　周策韓慶

為西周說薛公令臨函谷而無攻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薛公從之會公子池來媾遂罷兵大事記說見彼章當參觀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考事在年表秦昭九年下十一年書韓與齊魏擊秦與我武遂大事記謂即此年事誤分也通鑑綱目通以為樓緩公子池之對者誤

薛公田文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收猶取也禮時相齊親禮所以取齊昭十三年禮奔魏其相齊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齊伐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為魏意親之矣正曰失考辯並見周策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相齊及秦是

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讎冉也欲得陶故故下章曰攻齊不成陶為鄰恤然齊未免於兵亦不敢爾正曰齊無兵患則可以肆志於冉與秦得天下則伐齊深文意同但言其事理當爾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薛也文以此十三年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晉謂奔薛魏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欲取晉必重冉齊與晉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屬齊齊破畏魏且取薛予魏而不能支秦魏得薛秦必害之而魏實弱不能當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補曰姚本操晉是操字訛義不通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

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秦方以禮收齊則復親之今齊不破是秦收齊之功遂也禮為有功於秦秦必用之并相齊秦也子必大窮矣

冷向高注秦人今詳為齊人正曰高注秦臣韓趙策亦有此人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大梁也宋在其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秦多得地齊畏其強故重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燕趙交於秦故齊必恐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惡皆去音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言秦自知攻宋之利故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謀所以定其封若元作若若補曰此連下有缺誤於除宋罪重齊怒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冉之封不定故以為若除解免也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補曰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為奉陽君定封說見彼策姚本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補正曰秦下宜復有秦字不能與齊懸衡矣懸衡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言累有戰伐之事正曰劉辰翁云積往來之節也而齊之德新加加於韓魏與衍齊字正曰此與亦作焉齊秦交

爭韓魏韓補魏東聽謂聽齊正曰姚本齊秦交爭韓魏東聽自通則秦伐矣

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補曰索隱云屬楚之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屬沛北有甘魚之口未詳疑為濟陰高魚正曰王應麟云鮑說非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竟陵縣城西北甘魚陂權懸宋衛言較其輕重宋衛乃當阿甄耳莊十三年注阿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甄屬濟陰莊十四年會于鄄史作甄此言二國如齊邑爾補曰鄄本濮州鄄城利有千里者二謂齊楚正曰恐非此句正指楚富擅越隸越勾踐國隸猶禮之秋官肆隸征伐所獲之民也擅專有之事正曰越有三皆屬楚隸徒隸賤稱比言楚之強秦烏能與齊懸衡韓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懸宋衛為比一本權懸

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如此義乃欠通支分方城膏腴之地支言細散取之腴腹肥也言肥沃如之以薄鄭薄猶迫也鄭屬長安在秦漢之間正曰西都咸林鄭舊封去方城遠新鄭滎陽是時已為韓策凡言鄭者韓也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皋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二年此二十一年也史不書補曰皋姚本作睪前漢志成皋故虎牢亦名制左傳所謂巖邑也正義引括地志云成皋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汜音似秦王欲為成陽君以趙魏策知為韓人此十七年入朝時在其國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宣為魏冉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恐成陽害其事故為之言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違而收之亦

能翕其心乎翕猶收也言收之晚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令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補曰姚氏本章首有此六十六字藍田屬京兆豈難得哉此策上有脫簡益三國攻楚楚求秦救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遣使之楚告以舍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此

言三國既舍楚攻秦藍田可得也況於楚之故地藍田秦近邑也尚可得而況楚地謂秦且
以漢中予楚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元作
去三國攻楚史不書辭云上所言者也去補曰當作云則楚之應之也必勸勸樂
之也言樂從從三國攻秦此一說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出兵敵三國也其謀
自楚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趙秦
告急補曰姚注本以下有告字一秦愈不敢出畏三國也此又一說則是我離秦
而攻楚也我三國也離言絕其交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
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

秦秦遂不敢出兵大字衍臣臣補曰姚氏云曾作臣勝高注亦作大勝有功此章

應屬齊若魏然附之齊則薛公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適屬也故次之此公時在魏附之魏則無薛

正曰秦惠王後十三年取楚漢中非薛公在魏時事鮑不見脫簡文故其說妄謬而次之此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韓春謂秦王曰

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劫刼同則上黨秦之有也此上黨屬魏

屬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言負芻以母故必事秦

已珉元作民下同字書無之而韓珉韓策作珉今並從之此魏人也正曰已字句令連作已珉非珉策字通恐即韓珉也

珉欲以齊秦而困薛公爭魏權故

補曰一本欲以齊秦刼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佐負芻庶兄也定定其立臣請為王因珉與佐也因二人可以刼魏困薛魏懼而復之反齊女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齊女德秦而齊其父母國也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與趙和秦也此二十七年白起擊趙因伐光狼正曰無考兵必出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不能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和則冉重今不勝而和和故輕公不若毋多謂專志於和毋他務也則疾到趙歸我也此盖冉欲和而起欲戰也起冉所薦其言窮公起字不爾補曰語不可曉有缺誤姚云到

恐封

陘山之事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此役也陘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事在三十四年正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按大事記赧王四十一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魏冉伐魏拔四城明年趙魏伐韓秦魏冉救韓敗趙魏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補曰陘山是前大事記華陽亭多在密陽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屬河南此時屬齊正曰此指開封陽武非齊地當考合於趙而以順子齊公子為質趙王惠文喜乃按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

子欲以解戈敢告下吏不斥王故言告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齊背二國不可信恃大國不義趙以齊倍之為不義以告敝邑告以伐齊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有社二社二邑也正曰未詳戰國之制以奉祭祀今又按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作之者之者補曰宜作者之史無之字姚注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必者意其然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

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此二十七年敗趙取代光狼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敝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敝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夫齊罷國也罷疲同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補曰史作決潰癰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壓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能制人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

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為二國出兵頓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以齊破秦為之頓劍是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正曰按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在取魏滅六十邑前一年昭王之十七年也索隱云韓故地又魏以安邑入秦在昭王二十一年恐非此時得之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

言可取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穰侯傳有補曰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為齊為之之為使臣之使兩走字並去聲

秦客卿造造其名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冊別封也越記注陶今濟陰定陶補曰說見趙策籍君天下借以制天下之權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國大也長小國以朝天子補曰姚本率以朝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於憂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

特正曰言攻齊不成功則陶且有為鄰國得之之憂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天時非人所能為時至而失補曰姚本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得時之利無大於此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田單破燕燕惠王之初成昭王之功燕昭二十八年樂毅伐齊入臨淄三十二年下齊七十餘城明年田單復之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君謂

燕相詩云樹德莫如滋滋益也除害莫如盡逸詩補曰泰誓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姚本作書云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代為齊說燕噲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卒攻故有樂毅臨淄之役正曰齊宣二十七年注讓子之下宣云於是燕亂齊伐之云云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元作以非正曰以非至之害句或以已以非字通屬上句上下文兩有此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卒猝同而從齊齊秦元作趙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讎謂齊以誅於燕使燕誅相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元作僭僭正曰字誤當作從下文可

證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亦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補曰後為萬乘之為去聲）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闘而駑犬

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説臣聞之補曰姚氏云此段首有欽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補槧此當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説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為衍文

説秦王曰按史此春申君未封時書在擊芒卯後此三十四年也補曰説已見上物至而反至猶極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尊稱之耳時未為帝文王惠文王非孝文武元作莊按史秦輕莊王

楚頃襄王歇乃上書説秦昭王則史與此策書此為莊王謬也補曰莊當作武王之身三世而

不接地於齊不與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人補曰劉伯莊云橋音嬌守事於韓守猶待成橋已元作以正曰以已通以北入燕使燕入朝於秦補曰史作盛橋以其地入秦為是新序同此言歸入地下言取魏地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地予秦秦使之出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補曰姚本作杜是大梁之門舉河內屬司隸正曰正義云即懷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拔燕酸棗虛桃人燕南燕屬東郡酸棗屬陳留徐注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又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頓丘按此則虛魏地也桃人史作尭注燕縣有桃城今按任城有桃聚補曰燕張儀傳注滑州胙城縣酸棗正義云故城在

渭州酸棗縣此古酸棗縣南虛正義云謂殷虛今相州所理大事記解始皇紀引正義云姚虛在濮州雷澤縣東二地不同按高注作虛文協

楚燕之兵補曰史作魏之兵意此上皆魏地當作魏之兵不然燕楚以來援者言之

雲翔而不敢校雲翔散也語注包曰校報也正曰爾雅其飛也翔注布翅翱翔按翔有高起貌漢書言翔貴古人每言高翔

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元作申無休字今從史

申正曰史文雖順此作重義自通

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河東蒲阪注故蒲蘇代曰北有河外卷衍注不地今按屬魏故魏地書拔我首垣蒲陽衍而張儀說魏王秦據卷衍又南陽有杜衍垣元作恒河東有首山首垣正曰徐廣及索隱皆云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索隱云衍在河南與卷近卷丘權反正義云屬鄭州恒姚本作垣索隱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長垣開

封縣以臨仁兵臨之仁地缺平丘元作兵兵補曰當從史文作丘小黃濟陽嬰

城地並屬陳留嬰猶縈也葢二邑環兵自守補曰按燕策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史作外黃正義云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寃朐縣西南大事記云水經注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泆通黃溝趙世家拔魏黃城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名舊注陳留外黃者非而魏氏

服矣王又割濮周紀注在江河之南楚紀注建寧郎南有濮夷磨之北後志當陽縣注荊州記沮水西有磨城子胥所造正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僕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屬之

燕斷齊秦之要絶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補曰憚史作殫是新序同殫盡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高注肥猶厚地猶道則此誡字元作地也補曰守威疑守成史誡作地新序同姚氏云一本作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元作材史作仗材補曰姚云一本無甲兵之強一元作壹壹補曰史作乘新序同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不持守也正曰從乘字義明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

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屬太原智伯葬處正曰索隱云敗于榆次正義云屬并州縣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干隧吳地蘇秦春申傳並不注道應注干隧在臨淮盱此耶蓋或越王逐北至是正曰正義云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夫差自剄處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元作設補曰姚云劉本作沒利於前沒猶溺而易補曰易音亦前之利易後之患也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補曰艾陵在兗州博逵縣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禮揚州其川三江浦水瀆也高注即干隧正曰

書蔡傳婁江東江松江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可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史注在榆次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謂無傷而忘毀楚之强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强考下文宜有韓字補曰史作韓魏新序同臣為大王慮而不取也補曰取下有也字文順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正曰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也毚狡也言兎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人心難知或可忖度補曰躍天力反今王中道

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故卑辭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累而有累世之怨焉夫補曰姚本之怨矣無焉夫字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補曰百世史作將十世新序同高注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頷也首身分離暴骨草澤暴日乾也頭顱僵仆顱首骨僵債仆也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纍為虜虜獲也鬼神狐祥狐之為妖者正曰史狐傷是新序作潢洋三字楚辭後語注潢户廣反洋音養無所食

無人為之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補曰一本隨陽右壤疊一句新序同陽作水索隱云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多山林者是也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衍應字應補曰姚云一本

無史同悉起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燕應言以兵從之蓋躡秦也秦楚之

兵補補曰史之下有兵字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屬楚國方

與方與胡陵屬山陽銍胡陵碭蕭相碭屬梁國餘屬沛故宋必盡七國故皆

宋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淮魯國下縣注入沛補曰書蔡傳泗水出

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四源俱導因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今泗水縣此皆平

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二國

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補曰姚云劉本

以上無於字楚史新序同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直也言與之敵而

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與抱反背也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葆保同而詳事不吏事猶治補曰不吏姚本下吏是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應上葆利言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也禁制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正曰注瀉之注補曰史作樹恐於楚新序同姚本一衆而注地舉詘令韓魏詘猶反正曰魏句屈命令於韓魏歸為帝之重於齊言齊韓魏皆強而尤甚也齊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元作臨以補曰姚云劉本作以臨韓韓必受首

言其服而請誅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如襟帶以河曲之利圍繞如帶韓必為關中之候比之候吏若是王以十萬補有十下史曰補萬字是新序同戍元作戍成補曰史作戍是新序作伐鄭梁氏寒心戰懼則然許鄢陵並屬潁川嬰城上蔡召陵並屬汝南不往來也韓魏不通補曰史上蔡上有而字新序同從此則上以嬰城句如此而魏亦關内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内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元作齊補曰當作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斂手是王之地一經元作任補曰史作經是任兩海東南正曰索隱云西海至東海要絶天下也要謂中是燕趙無齊楚齊楚字補此二補曰

宜從史疊齊楚字是新序同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齊楚持劫之也補曰史直揺齊楚新序同通鑑綱目從之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春申傳有補曰史昭王曰善於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惡音烏重世之重平聲藉音借方與音房預為王之為去聲

段産人秦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注芈戎也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廊同漢官表注主廊內諸官正曰廊字通作郎不謂郎為廊郎中令秦官郎乃其屬此注在郎中令下非郎職也大事記謂是時郎中職已親近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元在

韓策魏昭策白圭語同正曰見下

段干越人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補曰史注段干魏邑路史段干李姓邑初邑段後邑干因邑而氏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良趙簡子御駕馬在車下負軛云取千里其言然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穆王之御不得與王良同時然學出於造父者得稱為其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不能然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轅兩驂在旁見太叔于田言馬言服馬豈驂邪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纆索也以牽馬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

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戎未嘗相以其傳國事稱之釋塞者言障之於下不解是纆牽長也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睢得而間之正曰上章為議已者言下章言相國之短於用已皆不見芊戎寵衰之意為秦亦無明徵當從舊次難去聲

范子名睢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晉舊姓故史云魏人補曰睢音雖因王稽秦謁者令時使魏還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字通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

得敵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利猶達）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元作為）為也語曰人主（補曰姚云後語作庸主史同）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集韻椹斫木鑕鑕鐵椹質鑕同）要不足以待斧鉞（鉞亦斧也）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嘗亦試也）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得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補曰姚本反覆於前王）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卞和之璞皆美玉名）此

四寶者工之所失也失謂不能別之故卞和三刖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厚言使之重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凋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補曰雎云聖主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則少嘗之語既反覆又引舜禹舜禹豈嘗疑事者哉所謂游士之言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闔合同補曰闔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闞亡元作巳補曰姚云巳錢作亡史同其言臣者亡曰亡其猶亡乃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絶句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按自非然者即策非若是也臣願即策則臣之志願云云志字句絶雖奇非文義願少賜游觀之間間暇隙也望見足下不斥王故指其足下之人猶陛下也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且說說其未用之故正曰謝其得人而說其欲見之意姚云一本無說字史同使人持車召之睢傳有補曰為其之為去聲說之之說音悅范睢至秦王庭迎范睢曰補曰一本謂范睢寡人宜以身受令

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蓋修李帛之怨補曰大事記赧王四十四年秦滅義渠漢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王於甘泉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閔猶傷敏疾也自傷其見睢之晚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見范睢見者下見賢遍反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博雅屏除也此謂去之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以教之為寵范睢曰唯唯有間間隙也正曰間猶頃也孟子為間如字秦王復請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跽長跪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睢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詩在咸陽之地補曰正義引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酈道元云磻溪中有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若是者交疏也絕句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補曰姚本無南字史同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覊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　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言賴惡疾也補曰豫讓傳索隱云凡漆有毒近之者多患瘡腫若癩然故以漆塗身令若癩然厲賴音近古多借　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秦紀烏獲武王力士然自孟子時稱之則其以力聞久矣　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孟奔夏育皆勇士育之力能舉

十鈞補曰皆衛人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楚關名補曰後語注云韋橐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正曰姚本作菱求索隱云即溧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同飢困故乞食於吳市胥傳在丹陽溧陽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高士傳楚人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補曰姚本一本無此二字可以補所

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特以為榮正曰接輿固辟世之士箕子之心豈雎所能知鮑順文為說謬矣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蹷僵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即就也補曰即一作鄉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非大臣也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

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慁溷同亂也溷貌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雲陽雲陽屬馮翊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定涇陽右隴蜀隴西有隴坻即隴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俊犬名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而逐蹇兔也蹇言其不俊補

曰姚本施作馳篤作蹇史同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闗補補曰史閉下有關字姚云李善引同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失義義宜也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踈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閔二十三年敗楚重丘大有功正曰十二年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拓地也膚寸之地無

得者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疲同在野曰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補曰遠交近攻秦卒用此術破諸侯并天下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山元作山中山中補曰當作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靈二十七年亡中山功成名立利附焉元作則今從史則補曰恐當從史作焉天下莫能

害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出入來往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言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可使為丘虛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彪謂遠交近攻睢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其策為上其次之其可也正曰大事記親魏者豈誠愛魏哉孤韓黨耳於是舉兵

而攻邢丘在河南平皋補曰史廩丘鄭丘即邢丘也正義云漢置平皋縣在懷州武德縣也邢丘拔四十一年夏取邢丘而魏請附曰睢復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補曰姚本此下有王不如收韓一句王曰寡人欲收韓韓補補曰姚云錢本有史同不聽為之奈何范睢曰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南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斷太行之道河內山陽唐有此山晉隘也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衍魏字補曰宜一本作滎史同是時宜陽之拔久矣魏補曰字疑衍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

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雎傳有按史拔邢丘在親魏說後二年此三十八年也拔宜陽說亦在拔邢丘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正曰大事記秦昭王三十六年范雎為客卿三十九年拔懷四十一年拔邢丘史拔邢丘後雎復說攻韓則此自是兩節策附載為一章也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取南陽絕太行道皆行雎之謀也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族屬後為相封安平君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補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補曰正義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杜注新城密也故戎又號新城君涇陽雍州縣高陵屬京

兆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又走涇陽下姚云曾有華陽字史同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擅專也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不顧王也穰侯出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於外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擊斷謂刑人無諱言不避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剖其地剖符於天下剖猶分符

信也謂軍符漢制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正曰竹長六寸說文符也漢文紀云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索隱云漢書儀銅虎符發兵符使符出入徵發此剖符承上決裂而言謂擅封爵也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補曰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云云恐字有缺誤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實木子披其枝披謂褫之正曰披披折也普靡反披其枝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申之也正曰恐此四語皆詩非必逸詩古有此語爾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楚將楚使救齊因相之管齊之權管猶管權之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集韻

宿夜也通作昔事在閔四十年正曰三十年李兑用趙減食主父減主父食百日而餓死趙惠文四年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亦昭王母弟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兑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此四十一年補曰按雎傳雎相在昭王四十三年秦紀明年太后薨葬芷陽驪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未嘗廢穰侯雖免相而未就國太后薨後始出之陶此辨士增飾非實之辭故大事記從邵氏皇極經世書免魏冉相國奪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爲丞相封應侯其下書華陽君芈戎王弟涇陽君市出就封華陽盖高陵

別名此書為實綱目書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理云云亦失考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雎傳有補曰雎欲言太后穰侯先已摩切秦王王曰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之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謂未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而乃謂左右多竊聽者雎恐故爾則未然也雎豈不能屏左右言乎

應侯謂昭王曰補曰秦紀應亭索隱云在河東臨晉又應為太后養地徐云潁川父城縣應鄉又作大城按括地志之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後策應侯夫韓之汝南說者謂與應鄰則在汝者為是昭王奪太后養地以封雎亦惡矣應於陵反亦聞恒思地缺有神叢與濯木中有神靈托之補曰

墨子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史叢祠索隱云高誘注云神祠叢樹也今高注本缺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以神靈借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班固弈指曰博懸於投不必慧巧騆曰投投瓊右手自為投右強而便欲自取勝正曰尚左尊神也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負之如輿載物正曰輿載也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

瓠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瓠爲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於瓠）稱瓠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强者危其主且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一升）至尉內史（秦有郡縣有內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顛仆）其

輔外布（輔謂股肱之臣）而（元作四）四（補曰字誤宜作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及涇陽高陵）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衍我字）我（補曰姚云劉本無此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處謂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雎說昭王乃以太后為稱首恐哉君子所以進其身豈舍此獨無說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强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人正曰高注韓臣按如姓魏有如姬魏齊魏相孰與孟嘗先時相魏芒卯之賢不言魏人魏亡兵也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强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補曰姚本此下有左右皆曰盡然六字中期武王時已出此人至是四十四五年矣堆琴補曰期史作旗說苑中旗史馮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堆琴說苑伏琴愚謂此記其堆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瑟也莊子云孔子堆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料量也昔者六晉之

時智范中行韓魏趙晉卿也實分晉國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出晉陽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晉水出并州晉陽縣西東南流注汾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版耳版高二尺智伯出行水行去音按視也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徐無鬼疏在左為驂在右為御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汾水出汾陽屬河東補曰漢志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山至河東汾陽縣入河正義云安邑在絳州夏縣汾水東北歷安邑西河入河高注安邑魏桓子邑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平陽並屬河東正曰晉遷新田今絳縣謂平陽為故絳正義引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高注

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不敢正語以肘築之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躡蹈踵跟也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彪謂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閒暇宜數聞之魏釐十一年有此四十一年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睢事正曰秦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彌惡當時動以遺禮義棄仁恩虎狼稱之是以魯連孔順義所不臣孟聖賢之徒之所絕也凡委質於其國者雖有忠言嘉謨皆不得在君子之科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

必以魏子為殉以人從葬曰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正曰高注臣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補曰一無乃字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后死在四十二年補曰為魏之為去聲

秦攻韓圍陘僖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亭此時屬韓韓桓惠九年秦拔我陘此四十三年也正曰召陵陘亭者陘山也說見前非此陘史韓世家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云陘故城在絳州曲沃

縣西北汾水之旁白起傳作邢丘亦誤大事記據世家為文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補曰姚云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鬭故十攻而弗補曰姚本弗下有能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儀死至雎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張儀之力多且割元作削削補曰疑即下文割字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

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非力也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補曰更平聲此章有舛誤未詳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元作璞璞補曰當作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謝辭去也補曰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說亦見尹文子及漢應奉傳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相孝成見魏無忌傳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貶損之也鉅鹿有沙丘亭趙記不書此未詳正曰趙紀書公子成李兊非平原也平原字必有誤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

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眩目無常主也故為惑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補曰一本有作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噬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補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屬魏郡趙奢傳注在邯鄲西正曰武安說見前高會高誘注大

會也相與飲謂邯鄲人邯鄲趙國都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

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能動謀者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謀人

之昆弟正曰言與之和好若昆弟矣此下有缺文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唐雎云不問

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

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士得

金後為秦故其謀不協補曰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鬬狗所以虎狼秦張顒哆其口秦紀尉繚說秦王曰願大

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大事記云前此范雎之散合從後此陳平之

間項羽同出一術蓋亂世風俗貪鄙故此術每中有言禮義廉恥於多事之際必以為迂濶不知撥亂之策莫

要於此憑謂郭開之間李牧晉鄙客之讒信陵後勝之勸王建秦卒亡此三國者皆應侯之術也高祖購陳豨將亦陳平之故智歟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襲其父稱補曰史白起傳昭王四十八年秦復定上黨分軍為二王齕攻虎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説應侯大事記引服虎曰馬服猶言服馬也崔浩曰馬服官名言服武事也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四十八年十月曰然曰

補趙亡秦王王奚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南郡宣城注故鄢江陵注郢都又郢故郢正曰詳見後五都注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補曰姚云錢劉本此下有

召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
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
邢趙國襄國津政邢國此字當作鄄補曰上章秦攻韓圍陘史記惠王九年秦拔我陘汾旁十年秦擊我太
行我上黨郡守以郡降趙事正相次也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馮亭
事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
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元作一一正曰字誤
史作所得民亡幾何此蓋亡字誤分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來和因以
為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為之下補曰史無以為此因字非史又云於是應侯言於秦王王

聽之割韓垣雍趙六邑以和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下接復欲伐趙云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應侯嘗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曰公子愛子衍也字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此臣應侯子餘子也此時無地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與即與即補曰當作即與為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

餘為餘子正曰周禮小司徒致餘子注餘子謂羨也傳晉有公族餘子杜云嫡子之母弟也呂春秋張儀魏氏餘子索隱云支庶也人季子也莊子注不應丁夫為餘子趙策亦有餘子字按梁餘子恐是雖入秦而亡其餘子之在梁者臣亦嘗為子言巳亦若東門吳乃即與為梁餘子同言亡地與亡子同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秦人補曰傲恐即驁始皇七年死此時相及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補曰姚云一本此下有何字也問其心誠然否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元作為王

為王補曰當作正為姚云一本無為字是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正曰顯逆亂之誅又作顯逆誅戮義亦通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汝南民為韓虜獲者補曰以為為憂為將之為如字依姚本句則為秦之為亦如字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圍邯鄲也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粮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粮實三軍之俸集韻俸秩祿也有倍於

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後志泫氏有長平亭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在此四十七年補曰正義云長平在澤州高平縣西秦軍大克元從寸下同徐鉉曰勝此物謂之克若尅則殺也正曰克尅守通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鄉人飲酒也飲食餔餽餔申時食吳謂祭鬼曰餽正曰以食食人曰餔餽即餽餉從食鬼聲高注非以靡其財集韻靡靡同壞也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治也涕泣相哀勠力同憂勠并力也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

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衍五字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集韻校木為欄格也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尉馬官以為號王欲使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屬江夏起此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補曰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其地焚其廟即所謂燒夷陵先王之

（墓也）楚人震恐（震霹靂震動也故為恐）東從而不敢西向（從陳）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補補曰當有卒字大事記補）不能半之而與戰之（補曰當是之戰）於伊闕（十四年）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櫓同大盾也正曰高注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雎稱王命故云）大發軍人數倍（元作君補曰姚本作倍字）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

安君曰是時楚王（頃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集韻斥亦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背同正曰倍如字言深入所過城邑多也）廢梁焚舟以專民（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民專於戰也下衍以字）以（補曰大事記云此作心字）掠於郊野（掠奪取也）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不反走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

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時韓僖侯立三年耳故稱曰孤正曰韓勢孤也）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鋭（時韓主兵故韓記言率周魏攻秦魏記言佐韓也）欲推以為鋒（鋒軍之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元作待）待韓陣（時未交戰也）專軍并鋭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敗曰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服遂釋攻）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補曰長其幼小者）以益其

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王折節以下其臣（屈折肢節）臣推體以下死士（推體猶委質正曰推體猶委身謂以身與之也）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閒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令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挑推撓也撓敵求戰正曰漢書擿挑敵以求戰左傳謂之致師）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

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出輕銳以冦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唯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補曰以字下疑有缺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

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威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軍敗則辱此所謂愛名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末彪謂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行矣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强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算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

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正曰應侯納蘇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從伐趙者為此也大事記謂起之死皆雎之力鮑可謂不採其心者矣所引孔子不俟駕行蓋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此不類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也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嫗母也正曰廣韻老嫗也此引說文不切曰某夕某孺子孺子乳也婦之當乳者亦婦人之美稱齊策王有七孺子內某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

心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之者人心固有教猶告也孺子内士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令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且告稽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即魏策龐葱所稱者十夫揉椎揉屈伸木也衆口所移無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摯稽之副也雎傳言稽與諸侯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稽始薦雎雎後任稽守河東補曰史王稽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鄭安平降趙應侯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

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收三族昭王恐傷其意加賜益厚後二歲稽與諸侯通坐誅應侯益以不懌昭王臨朝嘆息應侯懼不知所出此策雎曰云云當在此時所謂秦王大怒而欲兼誅雎者則非當從史然王益厚賜而善遇之者所以愧之也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衍楚字楚補曰恐衍魏開言始得罪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習猶狎故舊也言非王近習之舊王舉臣於羇旅之中使職事職猶主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元作遇遇補曰當作愚惑衍或字或補曰衍與罪人同心罪人為王稽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過猶誤也背舉而今誅之是舉之誤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

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加恩以國相禮葬之王必不失臣之罪已殺之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然其過舉之言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試之以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

辭順皆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元從女從后妬補曰訛當作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謂地廣也民不樂後也爭先附之正曰地既廣矣民不樂其後之復有事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一舉成之不待後正曰大功不再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復於無事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元作趙怒趙怒補曰當作怒趙必於其巳邑必欲戰服使為巳邑趙僅存哉言所存無幾然而四輪之國也輪猶通言其民於適四方無所不通故下言從而不止正曰姚本作四輸是言四面輸寫之國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

也時攻邯鄲不拔故曰今雖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民未服故則雖從而不止矣言且去之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言戰事不止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補曰戰勝國宜安而愈戰則國危功大權宜重而愈求功則權輕危故物不止輕故地不入不斷不入因上文用兵不休與雖從而不止言之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必為不可得也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補曰此下當有缺字以下句推之可見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之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

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補曰如耳見前此時必二人欲為從故云然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言世主志慮欲爾補曰亡齊指其嘗亡于燕言之下作破齊罷楚並音疲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未亡而有亡形正曰言其存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民為之用元作用民用民補曰當作民用將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後破元作富富補曰字因下誤疑為過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

秦補補曰宜復有秦字為齊兵困於殽函之上補曰按秦惠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戰無考一本殽塞之上十年攘地攘推也猶招秦人遠迹不服遠迹畏而避之也然終不服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戾戾疾也按齊記及表不書秦敗齊唯秦記惠十三年攻齊昭二十二年伐齊河東取九縣三十六年攻齊取剛壽不至是也此樂毅入臨淄之役也秦與五國共敗之補曰趙策亦有社稷為虛戾之語莊子國為虛厲釋文虛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恐此戾即厲也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破韓魏宜能強而適足自存者何正曰齊宜強而反遭破韓魏宜亡而乃僅存何也故下文言齊之受殃注讀句誤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

威宣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穰苴以齊言之耳非威宣將正曰說見齊策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合從為一正曰當作一不可成下文從之一成可見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蘇子所患也夫刑名之家申韓之徒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如天下之馬不皆為白馬故曰非馬此臣之所患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可患而今非若此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屬河內服其人三國

從之趙趙奢齊鮑佞并楚為三趙奢鮑佞將絕句楚有四人不名告之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之自去不從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而不救又聽秦之自去不隨後擊也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亡其猶云亦亡正曰亡其前有解不忍注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補補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曰此下或有缺文以不救不從為能知秦之不可當也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言上殺函之敗正曰裂地敗齊當是指五國伐齊之事三國之不救懷卒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能合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

內言不出戰所謂謂橫行於中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以此策為蘇秦合從時則所稱趙奢惠文孝成將也蘇秦不當稱之自昭訖始皇定天下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今定為孝成九年邯鄲圍後說是後秦獨攻取兩周猶息兵五六年前此後此皆無解兵之事補曰二十九年不相攻必有誤字辯士增飾之詞固多然不應如此之甚云在趙策為趙而說也當從

張儀補曰誤當作韓非說秦王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刪去說云者猶西周謂齊王之比正曰王應麟云姚氏謂韓非子第一篇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鮑失考愚按集文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相奉使秦始皇十三年也次年見殺今以韓子考其言而策文義勝者不復也

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也正曰韓子審作當勝不當即上云不智也雖然言已未能如言臣願悉言所聞悉詳盡也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陽南連荆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曰荆知此書始皇時人作固齊時山東國齊楚為大故從人連結之恃以為固收餘韓韓時弱多喪地今存者其餘也成從將西南按南韓作面是下文有以與秦為難報五十九年與諸侯從此五十一年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從補曰韓子作二亡無以逆攻順者一句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

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府文書藏庫兵車藏今詳凡有藏者皆得稱也正曰府庫藏貨財對下囷倉藏穀粟言囷倉空虛囷圓廩正曰高注圓曰囷方曰倉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聲正曰平聲亦通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誅不進戰者故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也正曰韓之軍卻走不能死也非元作罪補曰韓正作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亦死之補曰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卻走不能死也謂本其上不殺也韓上不能故也皆當從韓勝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補無相攻元作攻相攻

相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正曰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姚云曾本如此出其父母懷衽之中衽衣衿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此頓下也集韻徒空手裼袒也正曰頓踴也徒謂空露袒裼露臂也犯白刃蹈煨炭煨盆中火補曰韓鑪炭斷死於前者以死自斷比比元只一字是也比次也言如是者相次也正曰韓作皆是此皆之訛蓋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言死難補曰斷死生之斷都玩反斷長之斷覩緩反前後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奮言勇不顧死補曰韓貴奮死也一可以合十與敵合鬬補曰四合字一本皆作勝韓作對當也義長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

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名言有勇決之稱）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害故不如秦正曰利害是總言）以此與天下（與言與之爭）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相值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其勞弊）士民病蓄積索（集韻索盡也）田疇荒（疇耕治之田）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猶言無他事）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補曰韓臣敢言之往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當從韓勝）齊南破荊東破

宋閔二十八年補曰韓東破是西服秦荆秦事未詳正曰齊南破荆以下以地勢言之非以年之先後也齊宣王二十五年與五國攻秦湣王十六年與韓魏伐秦十一年與韓魏伐楚十三年與秦韓魏敗楚北破燕十五年正曰齊宣王二十九年伐燕取之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其役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以詔令令天下時未稱詔北秦史之言耳正曰詔告命令也下文詔之及後策趙王之教詔之使者明詔之類濟清河濁補曰韓作齊之清濟濁河與下文協語勝足以為限東郡壽張注泲上有句城又平原有鬲津般河皆近齊正曰書蔡傳濟水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自鄭以下皆齊地正義云真河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左傳齊履西至于河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蘇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後

志注防門即鉅防補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一千里至琅琊臺入海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東破之類正曰謂四面及中受兵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揚州記太湖一名湖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按熊繹都丹陽文王徙江陵是為郢都昭王徙鄀所謂故郢郢又自郢徙鄀與鄢為五史多言鄢郢齊策鄢郢者楚之柱國知鄢亦為都江南即漢志楚地所謂江南地遠者也補曰大破荊在昭王二十九年楚頃襄之二十一年正曰洞庭在巴陵見楚魏策即此路史熊繹初封丹陽今秭歸武徙枝江亦曰丹陽楚文都南郢即江陵又謂

故郢昭王避吳還都今宜城為北郢即郢州惠王遷鄢在宜城曾氏謂屈瑕亂鄢以濟者都鄢非久都故惠王末墨程重繭趨郢宣王時王宮遇盜郢軍見黜懷王入秦齊使郢郢中立王皆昭惠後愚按楚詞哀郢莊辛説襄王郢都必危白起拔郢始徙陳知懷襄之世亦仍都南郢也考烈王徙壽春命曰郢又年表考烈徙都鉅陽大事記謂春申君用朱英策自陳徙壽春不云自鉅陽也據此楚不止五都鮑因誤文又以其時在徙陳前故徙陳以下不論而其説亦不明故為正之正義云江南在豫章長沙南楚之地　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注引策文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之訛燕策亦有五渚字按策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五湖説不一索隱云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又説太湖射陽青草丹陽宮亭宮亭即彭蠡張勃吳録謂太湖別名或説太湖中自有五湖

荆王頃襄亡走東伏於陳見白起傳當是之時

隨荆以兵則荆可舉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强齊燕强於二國補曰韓强作弱是下有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舉猶行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為木主社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補曰韓無作失下並同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此志比密也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即華陽之所大王以詐補曰詐韓作詔是下同破之兵至梁都元作郛郭正曰韓本文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

則魏可舉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荆趙之志絶魏居二國之中而爲與國故舉魏則二國不通荆趙之志絶則趙危趙尤近秦趙危而荆孤東以强補曰見上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収亡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以廣陶之類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補曰韓作疲病於内潞即露耳故高注為羸霸王之名不成此

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補曰韓子注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無四國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志不堅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無險隘故正曰非無險隘上云中央之國此云不便是以大勢言之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馮亭事大王以詐補曰詔字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郡置之去

也正曰韓作僥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內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補曰踰羊腸降代韓作踰華絳三十六韓作四十六十七韓作七十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屬清河河外滹沱河之外正曰蘇秦說趙云東有清河張儀說趙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邯鄲之東即此河也東陽既屬清河不得為他說矣不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取之則益弱矣中呼沱元作池池正曰古沱通史弟子傳滹池補曰韓中山呼池以北中言中分之呼沱在代鹵城不戰而已為燕矣燕秉敗取之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

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者病其中也]挾[補曰韓作拔]荊以東[補曰韓作東以弱齊强燕]弱齊燕決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之津津在東郡]以流[補曰韓作沃]魏氏[流作灌]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合從者]大王拱手以須[須胥同待也]天下編隨而伏[補曰韓作敗也編言衆隨而伏降矣以繩次物曰編]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霸王之業[謂先世所創]地尊不可得[地與相王之尊正曰韓尊作曾劉辰翁謂地猶弟皆失考]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平之敗言趙]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

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補曰韓此下有士卒字）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怒且懼而退補曰韓作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之父於此補曰韓作孚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大）又交罷却（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合從也）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

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元作下補曰韓作子）帥天下將（補曰一本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河内共淇水所出）右飲於洹水（蘇秦傳注出林慮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前後志在良鄉東南）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亦竭也）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絹素為之非金草也正曰素以色言）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戰遂克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殺之亡耳正曰韓作莫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禮大夫稱主）決水灌之三年（補曰韓作三月趙策亦兩云三

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錯措同置也補曰錯韓作鑽數策以蓍筮也占兆灼龜拆處曰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為可降而使張孟談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魏背之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自言不知死所望見大王言所以舉補曰韓無此字破天下之從舉謂一舉舉趙亡韓舉猶拔也補曰非言及於亡韓是豈可不為寒心甚矣其恐也斬臣以狗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亡韓之

言當如之臣荊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國獨後亡以此故也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狗於國狗行以示人也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為首惡彪謂此章論事深切著明荀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補曰韓以為為王謀不忠者正曰韓非師荀卿者也其術不主於卿卿論兵以附民為要以仁義為本以禁暴除害為務非而有是言歟大意不過欲極威怒而務攻取耳鮑既考之不精且謂卿不如謬矣補曰蘇氏論荀卿歷詆天下之賢人以

自是其愚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詆秦之謀臣蓋指魏冉范雎之徒他日謂申不害徒術無法公孫鞅徒法無術張儀以秦殉韓魏甘茂以秦徇周穰侯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封所詆者亦非一人其剛愎不遜自許太過則亦卿之風也終以忤李斯姚賈而殺其身太史公謂非知說之難而不能自脫可以為騁說者之戒矣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人奪之也爾雅鬲鼎也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匿之時安平擊魏以二萬人降趙王稽通諸侯也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

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矣人生手足堅强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質猶體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非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物治也萬

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統繼也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兩全美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補曰一本此下有與天下終一句豈非道之符言行道之効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衛人仕魏後相楚而死越之大夫種姓文越王句踐之相其卒亦可願與元作矣矣補曰矣史作歟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極身猶竭已盡公不還私還反顧也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素其所蓄積正曰素愫通誠也

蒙怨咎集韻蒙覆也蒙冒同鞅嘗刑太子之傅知必見怨咎猶冒為之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卬則鞅之舊也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作固補曰姚云曾作顧毀譽必欲元作有有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離罹同集韻遭也悉忠而不解解懈同王雖亡絶盡能而不離離猶去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

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吴申生孝而晉惑亂僖五年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戮殺也賊之加刑戮為辱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間言有隙可乘因曰商君吴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

亦忠乎以聖補曰姚本以君臣論之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信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擳同西齋切擘也集韻擳或作批又蒲結切廣地殖穀殖種也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

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補曰一本有九一合諸侯一句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杜注陳留外黄東有葵丘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僖九年吴王夫差無敵元作適通與人鬬擊也適正曰史作敵適於天下輕諸侯陵元作凌正曰陵通史凌雲漢書陵雲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太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太史激豈君王后之父邪叱呼駭三軍叱訶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

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補曰史此下有矣字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屬南郡南幷蜀漢又越韓魏攻强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屠言殺之酷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趙楚懾服懾失氣也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吴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

國之俗南攻揚越越屬揚州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斷其四支按起傳宗戚大臣射刺起死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剏邑墾耕剏造也辟地殖穀殖植同率四方之補士專補上下之力補曰史方下有之字士下有專字恐此有缺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掊而殺之掊曳同搏也蓋過之楚記言賜劍死補曰掊姚本作棓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居陶易姓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衍欲字補曰姚云一本無此字大投大言

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補曰姚本有此字史同施三川以實宜陽以補曰一本及史無此字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斬謂絕之此言斷三晉之路棧道千里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通補補曰史於上有通字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秦秦人如時補曰史作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

而有喬松之壽喬王子喬松赤松子皆不死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請歸相印昭王强起應侯應侯遂稱篤篤猶甚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五十二年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補曰水經云雁門子延水東逕罡成南澤燕人

疑此即其所邑與居補補曰姚云一本有居字史同秦十餘年事補補曰史昭上有事字

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居燕

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澤傳有虎謂周衰辯士皆矜材角智趨於利而已唯澤為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正曰澤知范雎內慙故西入秦志在奪相揚雄所謂搤其咽抗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乃矜材角智趣利之尤者相秦數月懼誅歸印亦智巧之尤無功而退既無當於道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哉補曰為主為君為孝為為楚為越為秦之為去聲

孝文王昭王子元年辛亥周亡至是六年矣

濮陽人（屬東郡）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孝文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猶詒世後世）願往事之（事猶為補曰不韋鄙耕田珠玉之小利而圖建國立君之大利自以為計得矣徙蜀飲酖之時能無悔乎）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鄃城（趙地缺補曰字書無鄃字龍龕手鑑云音脚）故往說之曰子傒（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禮之）

故禍福未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為糞土棄死且賤也今子聽吾計事
求歸以求歸為事正曰劉辰翁云計事猶謀事求歸別句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
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弟陽泉君曰君之
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
無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
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春秋舉成歲此言其年高一日山陵崩山陵喻高
且固崩喻死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朝榮夕
死今又不如僕有可以一切權宜也而使君富貴千萬歲衍其字

其寧於太山四維四方之隅不可移也正曰以太山爲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離席前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

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本決也是抱空質也此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必以德施講好於趙正曰講即媾字秦王老矣一日晏駕天文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隕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駁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服楚製以說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

罷之補曰大事記不習於誦此焚書之兆也愚按昭王問荀卿儒無益於人之國其來久矣乃留止止宫中間曰間政事之隙陛下嘗軔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陛者云云軔碾車木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知於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介單使也存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為問其存亡然竒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

為太后養地也按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為安國君時歸與此駁彪謂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嬴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是得嬴而飲酖于蜀于是知有天道矣凡不韋所立於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衰士之陰險傾邪無輩於不韋者不足算也不足算也子楚之計平平耳孝文稱為奇而立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 文王子元年壬子

始皇帝 莊襄王子元年乙卯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人相燕補曰姚本此下有欲與燕

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一句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者道所出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正曰高注少庶子官名羅文信家臣也索隱引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即指此也注以周制言秦官誤庶子說又見後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元作君君正曰以羅所事言故稱君叱去曰補曰姚云曾作曰去語勝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槖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正曰無稽生

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兹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

起傳言賜劍

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於文信離婁注孺子童子令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襄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補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

一以什之一與秦也羅傳有補曰史云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索隱云謂以十一城予秦也二說未知孰是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補正曰一本有姚同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銚芸苗器耨耨器補曰徐按詩傳鎮銚也七遙反字書鎒同耨亦芸田器莊子作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

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艴同語色艴如也補曰艴如說文文今論語作勃）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韋又通嫪毐人告之王誅毐而遷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資齎同）聽之韓魏

（時不通諸國故請王聽其往也）入其社稷之臣於秦（説之使歸秦）即韓魏從（補曰一本疊此三字）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且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衍於字）於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殺之此十八年）齊（補曰一本此下有王字）入朝四國畢（元作必）必（補曰從齊魏燕趙疑畢也殺牧時已虜韓正曰高注燕趙韓魏是上已言齊矣殺牧是要終言之）頓子之説也（説始皇在十年還太

后前此要終言之彪謂頓子之義高於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擇本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魯連視之蔑矣正曰大事記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頓子告始皇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諸侯背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愚按頓弱鎮有威掩於母之一言其下即說以兼并行詐未嘗正諫遷母之失又非茅焦比二人雖異於范雎於義皆不足取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曰猶言如舉左案齊言舉兵於左則齊下案下也

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不一正曰厭益涉反培壓也又伏也二國千乘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為千乘今使齊魏伐之築剛平趙地鈌趙成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取我剛平皆不注正曰正義云蓋在河北衛無東野詳此則剛平趙取之衛也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採正曰芻草也牧牧人也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改事也僖二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正曰彼注不明此強節入質贄通即下文抱質孟子傳質是也委致也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補令朝行魏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是以有馬陵之敗正曰

在後因退為逢澤之遇開封東北有逢池或曰宋之逢澤乘夏車夏取其文禮有夏篆正曰乘夏車者言中夏之車下文可徵夏亥雅反禮注夏赤也孤東夏篆非天子之車稱夏王夏中國也一補正曰朝音潮即下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為字疑衍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元作太公太公之時無此事也太公補曰二字有誤聞之舉兵伐魏補曰一本此下有壞地兩分家國大危八字也梁王身抱質執璧質贄同羔雁之屬也請為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趙成侯二十二年魏拔邯鄲齊亦敗魏于桂陵不至如此所稱故定為宣王馬陵之役正曰按大事記周顯王十六年魏惠十八年齊威二十六年趙成侯二十二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齊乘其敝敗之桂陵二十七年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策謂魏伐邯鄲遂為逢澤

之遇按魏既克邯鄲即為齊楚所襲天下未嘗皆從當據史書秦顯王二十八年魏惠三十年齊宣二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敗魏于馬陵魏世家書魏伐趙乃往歲事是時亦田忌孫臏將而桂陵馬陵易混故爾其後惠王用惠施之言朝齊以怒楚魏策有顯王三十六年魏惠後二年齊宣十年楚成六年楚伐齊大敗申縛於洞上今以此考之伐邯鄲乃魏惠十八年事逢澤之遇秦為之非魏也敗魏馬陵而魏朝之者齊宣王也舉兵伐魏一語在會逢澤後則亦指馬陵之役而上文伐邯鄲乃敗桂陵時事天下皆從指服泗上十二諸侯言之亦未免訛舛也大事記又謂魏為逢澤之遇天下皆從又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語雖不可盡信但魏自拔邯鄲後稱王則無可疑者也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郢楚都也亦避始皇父諱楚威七年伐齊敗之徐州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

於泗水之上 縛齊將楊之子注申諸姜 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根桑 地缺趙記注根桑一曰平桑疑即此處魏地也蓋趙魏之難也 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絶 二地缺 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 掫夜戒有所擊引也釋二者不自衛示畢也補曰掫側侯反也 委南聽罪 委去南面之尊 正曰聽罪於楚 西說趙 説使人解之 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釋齊 言不攻東齊也 於是天下 補正曰一本於是夫天由夫之訛也 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 高注紂當為牖 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强 絶句 臨天下諸

侯故天下樂伐之也補曰同言郢威王云云言天下又欲謀楚也此章先言趙强而魏伐之魏强而齊伐之齊强而楚伐之楚强而諸侯又謀之言强者之不足恃召天下之所惡而欲共攻之者也言此欲以止秦之攻故云為六國說也

四國為一荆齊燕代見下文正曰見下也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財力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元作安也安正曰息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之寵之也舞以其劍古者飲則以劍舞之

以王劍賜之使為舞時用正曰姚本舞劉本作帶也姚賈辭行絶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户以為上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死也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也三晉滅久矣正曰無考當從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補曰一本此下有國之寶三字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賈父曾役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

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厲礪同䃾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為妃妃匹也補曰妃當音配曾參止之身云云即陳軫之說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元作聞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

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不經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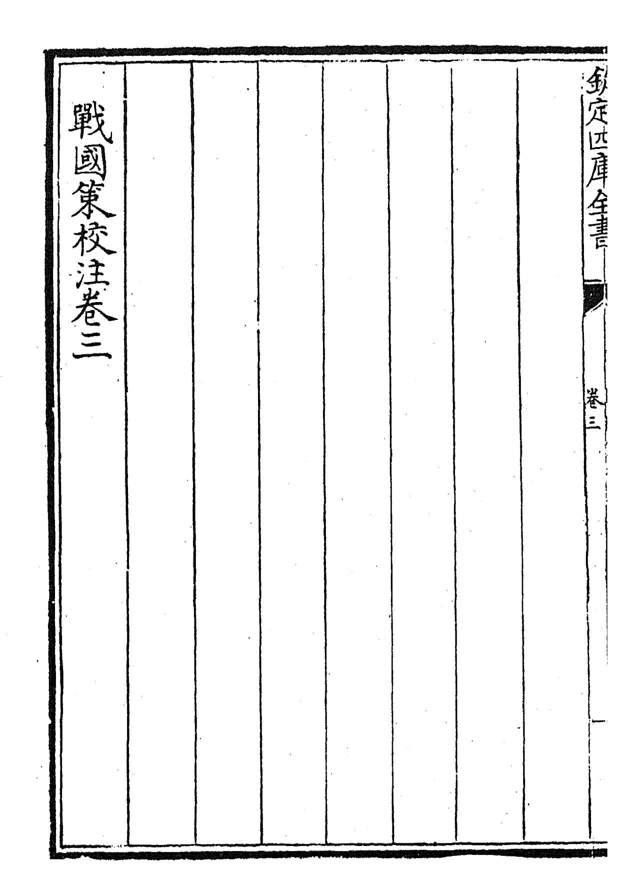
朝歌之廢屠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曰廢補曰楚詞師望在津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集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此與獵渭濱而得之說不同蓋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百里奚自鬻之比惜乎孟子時無問者不得弁折辨之也子良之逐臣未聞棘津之讎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於棘津今存讎售同蓋嘗求售與人為讎不見用也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五鄙為鄙蓋鄙鄙之人為賈者仲嘗與鮑叔賈補曰鄙下人字疑衍南陽之敝幽修武南陽也仲賴上人嘗以貧困隱此敝困幽隱也魯之免囚見莊二十九年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

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養牲者以五羖羊皮鬻之補曰說見上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户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云云亦此類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用舅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與此不同杜注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正曰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與上句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意同此但言用人不問其出於賤惡而卒有如是之功耳按文公有寺人披斬袪豎頭須竊藏二事鄒陽書文公親其讎而强伯諸侯注以為寺人勃鞮新序文公用其盜以為里鳧須即豎頭須也二事皆可通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也天下補曰姚注曾作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

也補使若卞隨務光並湯時人辭湯之聘申屠狄紂時人自沉于淵並見莊子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為用則或聽取察言聽取之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八尺曰咫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無功而願賞虛願也補曰魏無知之論陳平曰令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即姚賈之說也燕策蘇秦蘇代之辭亦此類秦王曰然乃衍可字補曰一本無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高誘妄人也注此書謬妄非一處如此策以姚賈為陳賈齊策以伐燕為齊宣王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

皆嘗伐燕而子噲之役實閔王也誘之率意如此愚天
下後世甚矣彪之校注蓋為此發憤故其所稱皆必有
依據懼獲罪於後人也正曰鮑注是書謂高氏以姚賈
於孟子書陳賈以伐燕為齊宣王為是發憤凡策之書
宣者悉據史記改從閔大詆高氏而以此為稱首夫學
者考訂於千載之上義理事徵而已歲月名字之差互
者當博取徵驗而折以事理之是非信其可徵者或彼
此有據則並存之可也擇焉不精憑私臆決妄詆前人
輒改舊文何鮑氏之果哉考之趙策趙使姚賈約韓魏
時雖不可考其云趙使則趙臣也魏策周最入齊秦王
怒令姚賈讓魏王秦武魏襄時也其云秦令則秦臣也
此策姚賈梁監門子則魏人仕秦並始皇李斯時者殆
非一姚賈矣姚以舜姓得為陳高不為無據使誠孟子
書所稱當與秦武魏襄相及並始皇李斯者則非然未
知的為一人而高輒以此姚賈為孟子書識周公不仁
不智者固非矣唯子噲之役則有可言者史記年表齊

宣王立十九年卒僖王立燕噲七年當湣王十年書噲子之皆死惟孟子以為宣王而策之文與之合此通鑑所據也通鑑宣王二十九年伐燕視史記下移十年宣王伐燕即薨次年湣王立宣閔之年或亂而失次通鑑必有所據而大事記亦從之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掇取國策而易宣以湣耳安得據史記之畧而廢孟子國策之詳且明哉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據所傳聞而廢所見者哉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為之諱也孟子之書幸有國策明徵不然則非孟之徒得以肆其說矣策文書宣非出高氏豈為率意謬妄鮑之詆高氏乃所以自謂也高注呂氏春秋陰康氏據漢書改為陶唐氏昔人譏其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本文鮑之失正類此學者之所以慎於傳疑也



戰國策校注卷三